

「美」达希尔·哈米特 著

林淑琴 译

The Maltese Falcon

马耳他之鹰

山东文艺出版社

The Maltese Falcon

马耳他之鹰

[美]达希尔·哈米特 著 林淑琴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耳他之鹰/(美)哈密特著;林淑琴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29-4214-5

I. ①马… II. ①哈…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3427 号

Dashiell Hammett

THE MALTESE FALCON

马耳他之鹰

[美]达希尔·哈密特 著 林淑琴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214-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史贝德和亚杰侦探事务所/1
- 2 雾中之死/9
- 3 三个女人/23
- 4 黑 鸟/32
- 5 黎凡特人/46
- 6 短小的影子/53
- 7 空中的 G 字/63
- 8 胡说八道/76
- 9 布丽姬/85
- 10 贝维德的沙发/93
- 11 胖 子/105
- 12 旋转木马/117
- 13 皇帝的礼物/128
- 14 拉帕洛马号/139
- 15 个个都是神经病/149
- 16 第三条人命/160
- 17 礼拜六晚上/170
- 18 替死鬼/182
- 19 俄国人的黑手/198
- 20 如果他们吊死你/218

1 史贝德和亚杰侦探事务所

山姆·史贝德的下颚又长又尖，柔软的 V 字形嘴之下突出 V 字形的下巴。鼻孔往后弯，再形成另一个较小的 V 字。黄灰色的眼睛排成一条横线，然后 V 字的主题又在蹙拢于鹰钩鼻上、两道向外张扬的浓眉处出现。浅褐色的头发从高平的太阳穴处向下长，在前额聚集成点。他长得颇为顺眼，仿佛金发的撒旦。

他对依菲·普兰说：“什么事，甜心？”

她是个长手长脚皮肤黝黑的女孩，赭色的薄呢洋装紧紧裹着瘦长的身体，好像穿了件湿布衫。男孩般开朗的脸上，闪耀着一对褐色的俏皮的眼睛。她关拢背后的门，靠在上面：“有个女人要见你，名叫万得丽。”

“顾客吗？”

“我猜是吧！反正你会想见她的——她美若天仙。”

“亲爱的，请她进来吧！请她进来。”

依菲·普兰又打开门，走向外面的办公室，一只手握着门把，说：“万得丽小姐，请进！”

一个声音道了谢，嗓音柔和极了，轻得非要发音精纯无比才能吐字如此清楚。一个年轻的女人穿过门廊，缓缓地往前走，像是步步为营，钴蓝色的眼睛害羞地探询似的看着史贝德。

高挑匀称，没有一处棱角。躯体挺拔，胸部高耸，双腿修长，细手窄脚。穿着深浅两种色调的蓝，正配她的眼睛。蓝帽下黝红的头发翻卷而下。胆怯的一弯浅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史贝德站起来鞠躬，粗实的大手指指桌旁的橡木扶手椅。他差不多六英尺高。斜削圆滚的肩膀使得他的身体几乎像是圆锥形状——厚度和宽度相当——害得新烫的灰色外套不太贴身。

万得丽小姐轻声道谢，语调依然柔软，偎着木椅边缘坐下。

史贝德陷在转椅里，稍微侧脸向她，礼貌地微笑。他微笑着，没有启开双唇，却拉长了脸上所有的 V 字形。

依菲·普兰打字的叮叮咚咚声和模糊的铃响声穿过关闭的门。附近某处的办公室有台电力机器沉闷地振动着。史贝德的桌上，一根扭拧的烟蒂插在装满烟蒂的铜盘上，残破的片片烟灰斑斑点点地落在黄色桌面和绿色吸墨纸以及其他文件上。挂着浅黄窗帘的窗子开了八九英寸，吹进含着淡淡阿摩尼亚味道的气流，桌上的灰烬在气流里蜿蜒散落。

万得丽小姐看着片片流窜的灰烬。眼神不安的她，就着椅子边缘坐着，双脚平贴在地板上，好像准备随时起立。戴着深色手套的双手紧紧握着放在腿上的深色扁提包。

史贝德靠向椅背，问：“万得丽小姐，我该如何为你效劳呢？”

她屏住气息，看着他，吞吞口水，匆忙说：“你能？我想……我……”

那是……”然后洁白的牙齿折磨着下唇，不发一言。只是她的深色眼睛像是在说话，哀求着。

史贝德笑笑，点点头，很了解她的样子，神情和悦，好像没什么要紧的事：“那么你不妨从头说来给我听听，也许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事情越早说越好。”

“是在纽约。”

“嗯。”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认识他的，我是说不知道在纽约的什么地方。她比我年轻五岁——只有十七岁——我们交的朋友不一样。我想我们也不像一般姐妹那么亲近。妈妈和爸爸都在欧洲，他们一定会伤心透顶。我得在他们回来之前，把她找回来。”

“嗯。”

“他们下个月一号就回来了。”

史贝德的眼睛为之一亮：“那么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直到她给我来了一封信，我才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我快疯了。”她的嘴唇发抖，双手紧掐着腿上的深色提包，“我也害怕她做了什么惊动警察的事，可是怕她出事的恐惧又逼迫着我。我没有人可以征求意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没办法，接着她来信了？”

“对，我拍了封电报叫她回家。我送到这里的邮局的总收发处。那是她给我的唯一地址。我等了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回音，一个字也没有。可是爸爸妈妈回家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所以我就来旧金山找她。我写信告诉她，我要来了。我不应该那么做，对吗？”

“也许不该吧！要弄清楚该怎么办并不容易。你还没找到她吗？”

“还没。我写信告诉她我会住在圣马可，央求她即使不想和我一起回家，也来和我谈谈，但她没来。我等了三天，她没来，连捎个话都没有。”

史贝德点点金色的撒旦头，同情地蹙蹙眉，紧抿嘴唇。

“真是可怕。”万得丽小姐想勉强挤出笑容，“我不能就坐在那里等，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或是可能会出什么事。”她打住话，想要挤出笑容，却打了个冷战，“我手上唯一的地址是总收发处。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她，昨天下午去邮局，在那里待到天黑，还是没看见她。我今天早上又去了一趟，还是没看到科琳，但是看见了弗洛伊·德士比。”

史贝德又点点头。蹙眉已经展开，换成全神贯注的表情。

“他不肯告诉我科琳在哪里。”她绝望地继续说下去，“他什么也不告诉我，只说她很好很快乐。但我怎么能相信呢？他横竖都会这么说的，不是吗？”

“当然，”史贝德赞同道，“但也可能是真的。”

“但愿如此，真的但愿如此。”她的嗓门随之提高，“但没看到她，连电话都没有通一次，我不能就这样回家啊！他不肯带我去见她，他说她不要见我。我不相信。他答应会告诉她见到我了，还会带她来找我——如果她肯来的话——今晚到旅馆。他说他知道她不会肯的。他答应如果她不肯来，他自己会来。他——”

这时门开了，她仓皇地用手捂住嘴巴，住了口。开门的男子踏进一步：“喔，对不起！”此人匆匆忙忙摘下头上的棕色帽子，往后退出。

“没关系，迈尔斯。”史贝德告诉他，“请进。万得丽小姐，这是亚杰

先生，我的合伙人。”

迈尔斯·亚杰再次踏进办公室，关上背后的门，斜着头，对万得丽小姐微笑，手拿着帽子礼貌地微微一挥。他中等高度，身体结实，肩膀宽阔，脖子很粗，一张红脸，满面春风，下颚粗壮，修剪短贴的头发夹杂着一些白发。他显然已经四十好几，史贝德则三十开外。

史贝德说：“万得丽小姐的妹妹和一个叫弗洛伊·德士比的家伙一起私奔离开纽约，现在人都在这里。万得丽小姐看见他了，今晚和他有约。也许他会带她妹妹一起来，但八成不会。万得丽小姐要我们找到她妹妹，把她从他身边带走，带回家。”他看着万得丽小姐问，“对吗？”

“对。”她语气含糊。原本在史贝德迎合的笑容、点头和鼓励里渐渐消失的尴尬之情又开始爬上她的脸。她看着腿上的提包，戴着手套的手指紧张地拨弄着。

史贝德对着伙伴眨眨眼。

迈尔斯·亚杰往前站在桌子一角。女郎看着提包，他看着她。他棕色的小眼大胆地从她脸的下半部移到脚又挪到脸，打量着她。然后又看着史贝德，嘴巴嘟起吹口哨的样子，静静地赞叹。

史贝德从椅子扶手举起两根手指，很快做了个警告的手势。

“应该没有什么麻烦，这是很简单的事，晚上他离开旅馆时，叫人跟踪他，让他带我们去找到令妹。如果她和他一起来，你就说服她和你一起回家，这样最好。否则——如果我们找到她后，她不肯离开他——嗯，我们就再想个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亚杰道：“对。”他的声音低沉粗哑。

万得丽小姐很快抬眼看史贝德，眉心蹙了起来。

“哦，但你们一定要小心！”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嘴唇吐字时紧张得扭曲了，“我怕死他了，怕他可能做出什么事。她那么年轻，他把她从纽约带到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不可能，他不可能……对她怎么样吧？”

史贝德微笑，拍拍椅子扶手。

“交给我们办吧！我们知道怎么应付他的。”

“但他会不会……”她依然坚持。

“总是有可能的。”史贝德审慎地点点头，“但相信我们会好好处理。”

“我是信任你们呀！”她诚恳地说，“但我不能不让你们知道他是个危险人物。我想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我相信他根本不会犹豫——如果他认为可以自保，他会毫不犹豫地杀了科琳。他可能那么做吗？”

“你没有威胁他吧？”

“我告诉他我只要她在爸爸妈妈回家前回去，他们就不会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我答应如果他帮我，我一个字也不会向他们提起。但如果他不肯，爸爸一定会让他受罚的。我……我想他一点都不相信我。”

“他跟她结婚，不就可以遮人耳目了吗？”亚杰问。

女郎红了脸，迷惘地回答：“他在英国有一个太太和三个孩子。科琳写信告诉我，解释她就是为此而和他私奔的。”

“他们通常如此，但在英国还不多见。”史贝德探身向前去拿笔和一叠纸，“他的长相？”

“哦，他大概三十五岁，和你一样高，皮肤不是自然黑就是被太阳晒得很黑。头发也是黑色的，眉毛很浓。说话很大声，很吵，举止粗暴，容易紧张和动怒，给人的印象——很暴戾。”

史贝德记在纸上，头抬也没抬地问：“眼睛颜色呢？”

“蓝灰色，水汪汪的，但不是脆弱的样子。还有——哦，对了——他的下巴有个明显的凹缝。”

“身材瘦削，中等，还是大块头？”

“很强壮，肩膀很宽，抬头挺胸，有种军人气概。早上我看见他时，他穿了一套浅灰色的西装，戴着灰色帽子。”

“他靠什么维生？”他放下铅笔。

“不知道，我一点儿都不清楚。”

“他说几点来找你？”

“八点以后。”

“好，万得丽小姐，我们会派个人去那里。为了方便，如果你……”

“史贝德先生，能否请你或亚杰先生去呢？”她双手做出乞求的手势，“能否请你们中的一个亲自处理这件事呢？我不是指你派去的人无能为力，但——哦！——我太怕科琳会出事了，我怕他。可以吗？我……我知道这样得多付点钱。”她紧张地打开提包，掏出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放在史贝德的办公桌上，“这样够吗？”

“行，”亚杰说，“我会亲自处理的。”

万得丽小姐站起身，冲动地对他伸出一只手。

“谢谢你！谢谢你！”然后把手交给史贝德，重复着，“谢谢你……”

“别客气。”史贝德急忙打断，“乐意之至。如果你在楼下和德士比

见面,或找个时间在大厅和他一起露面,这样会有帮助。”

“好的。”她答应着,又谢了两个合伙人。

“别找我。”亚杰提醒她,“我会找到你的。”

史贝德送万得丽小姐到通往走廊的门口。回到办公桌旁时,亚杰对着桌上的百元大钞点了点头,满意地嘀咕:“这当然够。”他拿起一张,折叠一下,塞进背心口袋:“她的皮包里还有哩!”

史贝德坐下前,把另一张钞票塞进口袋里,然后开口:“好啦,别引诱她。你看她怎么样?”

“美极了!可你还告诉我别引诱她。”亚杰突然脸无喜色地纵声大笑,“或许是你先见着她,不过是我先开口答应的。”他把手插进裤子口袋,脚跟晃了两下。

“你会为她下地狱的,你会的。”史贝德像狼似的暧昧地冷笑一声,下巴伸展成长线,露出牙齿边缘,“你还是多长几个心眼吧。”他开始卷烟。

2 雾中之死

黑暗中电话铃响，响了三次，床垫弹簧才咿呀地响起。手指摸索着木头，小而硬的物件掉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弹簧又咿呀地响，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喂……对，我是……死了？……是……十五分钟。谢谢。”

开关咔嚓一声，天花板中央以三根镀金铁链悬挂的白灯罩立刻照亮整个房间。史贝德穿着绿白格子睡衣，光脚坐在床边。他皱着眉瞪着桌上的电话，一手拿起旁边一包棕色的烟纸和一袋达勒姆^①牛头牌烟草。

冷冽的空气从两扇打开的窗户吹进来，夹着一分钟响六下的阿克塔拉兹岛上的雾笛的悲吟。一个很小的闹钟，不安地站在杜克撰写的《美国著名刑案录》的一角——书的封面贴着桌面——指针悬在两点五分上。

史贝德粗大的手指不慌不忙、小心地卷起烟来，筛着定量的淡褐

^① 达勒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部的一个县，以生产烟草著名。

色碎烟叶到弯起的纸上，把碎叶均匀撒得两头一样平，中间稍微凹下，拇指把靠内的纸往下卷，顺着食指按下纸缘的地方套进，拇指和食指顺着卷管滑向两端夹住，舌头舔湿纸边，左手食指和拇指捏着一端，右手食指和拇指则忙着抚顺沾湿的边缘，然后右手食指和拇指扭转一端，把另一端举向嘴里。

他拿起落在地板上的猪皮包镍打火机，撩拨一下，香烟在嘴角燃烧，然后站起身。脱掉睡衣，圆滚粗壮的手臂、双腿、躯体和宽大厚实的肩膀使他的身体看起来像熊，像剃了毛的熊：他的胸膛无毛，皮肤像孩子似的柔软嫩红。

他搔搔颈背，开始穿衣。他穿上白色薄内衣、灰袜、黑袜带、深褐色皮鞋。系好鞋带后，他拿起电话，打到格雷斯通街四五〇〇号，叫了一辆出租车。接着穿上绿色条纹白衬衫，扣上白色软领，系上绿色领带，套上当天穿过的灰色西装、粗呢风衣，戴上深灰帽子。正当他把烟草、钥匙、钱塞进口袋时，门铃响了。

布什街是条山路，通往山下的唐人街，紧邻着史塔克顿街。史贝德在那儿付钱下车。旧金山的夜雾，轻薄黏人，无孔不入，街上一切都影影绰绰。离史贝德下车的地方几码远，一小群人聚在一起朝一条巷子张望。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站在布什街的另一边，也在张望着巷子。窗户内也有许多人在往外看。

人行道旁栏杆围着通往地窖光秃丑陋的阶梯。史贝德穿过那儿，走向扶墙，手放在潮湿的墙顶上，俯视着山下的史塔克顿街。

一辆车子从他下面的隧道跳出来，夹着咆哮，嗖的一下开过，像逃

跑似的。隧道口不远处，有个男子蹲在一块电影广告牌前面。一根煤气管横亘在两家店铺当中的空地前。蹲着的男子为了往广告牌下张望，头几乎碰到人行道上。他一只手撑在铺石上，一只手抓紧广告牌的绿色框子，样子狰狞。其余两人笨拙地站在看板的另一端，窥探广告牌和建筑物之间几寸的缝隙。楼宇另一端有面空白的灰色边墙，墙下便是广告牌后面的空地。灯火在墙上闪烁，人影在灯光下若隐若现。

史贝德离开护栏，沿着布什街，朝人群集结的巷子走去。写着布理特街的搪瓷路牌下，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嚼着口香糖，摊出一只手拦住他，问话：

“干吗的？”

“我是山姆·史贝德。汤姆·波劳斯打电话给我。”

“原来是你。”警察放下手臂，“一下子没认出你。嗯，他们在后面。”他弯起拇指往背后一指，“事情真糟糕。”

“糟透了。”史贝德同意，走向巷子。

走到半路，离巷口不远处，停着一辆深色救护车。救护车后面的左边，巷子围着齐腰高的护栏，横钉着粗糙的木条。围栏后方幽暗的路面是个陡坡，直通向下面史塔克顿街的广告牌。

围栏顶上一根十英尺长的横木条断掉了，吊在那儿摇摇晃晃。山坡下面十五英尺处矗出一块平坦的岩石。在岩石和坡地之间的楔槽里，平躺着迈尔斯·亚杰。两个人站在他上面，一人抓着手电筒照着死者，其他人拿着灯火在山坡走上走下。

其中一人大声向史贝德叫道：“喂！山姆。”一面爬上巷子，影子跑

在前面的斜坡上。此人是挺个酒桶肚的高个儿，小眼精明，嘴唇粗厚，下巴的胡子随便刮了两下。他的鞋子、膝盖、手、下巴都沾了褐色的泥土。

“我猜你一定会在我们运走前看他一眼。”他边跨过损坏的围栏边说。

“谢了，汤姆。怎么回事？”史贝德的手肘架在护栏的桩子上，看着下面的人，对那些跟他点头的人点头致意。

汤姆·波劳斯用肮脏的手指戳着自己的左胸：“正中心脏——用这个。”他大衣口袋掏出一把大号的左轮枪，递给史贝德。泥巴陷进左轮手枪表面凹下的地方。“威勃利牌，英国制造，对吗？”

史贝德的手肘离开栏桩，弯腰查看武器，但没有碰触。

“没错，威勃利-福斯伯里自动左轮枪。就是这玩意儿。三八口径，八发子弹。已经停产了。打了几发？”

“一发。”汤姆又戳了一下胸膛，“他撞到围栏时，一定已经翘辫子了。”

他举起沾上泥巴的左轮枪：“以前见过这玩意没？”

史贝德点点头：“我见过威勃利-福斯伯里。”他意兴阑珊，但接下来他愈讲愈快。“他在这里被枪杀的，嗯？站在你现在的地方，背对着护栏。射他的人站在这里。”他绕到波劳斯前面，平直的食指举到与胸齐高，“打中以后，迈尔斯往后倒，扯下上端的横木条，往前跌，一直滚，直到岩石挡住他。就这样？”

“就这样。”波劳斯缓缓回答，又把眉头攒蹙一起：“弹药烧到他的大衣。”

“谁发现他的?”

“巡逻的家伙，西林。他从布什街下来，经过时，刚好一辆车子转弯，前照灯打在这里，他看见围栏的木条飞了，所以上来瞧瞧，结果发现了他。”

“那转弯的车子呢?”

“山姆，什么鬼影也没有。西林没注意，因为当时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他说他从鲍威街下来时，没有人从这儿出去，否则他会看到。另一个出口在史塔克顿街的广告牌下面。没有人朝那里走。雾气把地面弄得湿软，唯一的痕迹就是迈尔斯滑下去和这把枪滚动的地方。”

“没有人听到枪声吗?”

“老天垂怜，山姆，我们也是刚刚才到。一定有人听到，就等我们找到他们吧!”他转过身，一条腿跨过围栏，“在他被运走前，不来看一下一眼吗?”

史贝德说：“不必了。”

汤姆的腿停在篱笆上，惊讶地回头看了看史贝德。

史贝德说：“你们已经看过他了，已经看到所有我能看出的蹊跷了。”

汤姆仍然看着史贝德，怀疑地点点头，抽回栏杆上的大腿。

“他的枪塞在臀部上，没有射击，大衣的扣子都扣着，衣服里还有一百六十几块。他在办案吗，山姆?”

史贝德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汤姆问：“所以呢?”

“他原来是要跟踪一位叫弗洛伊·德士比的家伙。”史贝德一如万